

貴州文獻季刊

創刊號 上冊

一九三八年

州文獻

可德

楊龍友先生遺墨

西三晚通達社花深接子
 夢臺終在夕屏帳
 以歸先福修達生之辭
 其言未易枉解
 海竹表西之曲農桑

楊之臣



陳衡山先生藏

周漁璜先生書聯

陳恒堪先生藏

名傳異世三千里
地近蓬萊尺五天

楚山千里霜華白
相逢邂逅似揚芳
秋同舟閩人如旅雁
陽甘泉一日浸脾好湘水
長流鏡新忙且學
歌童宛樂讓他人
餘芳
伊路兩春
年未七十
者童子
十九日
易
白
錄

藏家氏陳壩平

稿詩書自生先齋定陳

莫猶人先生手書橫幅

詩至於宋體製漸變聲色
大開康輿神功獨運明遠
僞無前允稱之妙延年發價
雅高而雕鑿太甚未宜以是
齊人察：分暉猶有一代先長
以下無能為沒蕭梁之世風
松日卑隱疾短章猶存舊
體久通仲言詞藻斐然雖
非出羣之雄在握一時作者
陳之視梁抑又降焉子堅孝
穆足以總持異其體裁專求
名句而云差勝人者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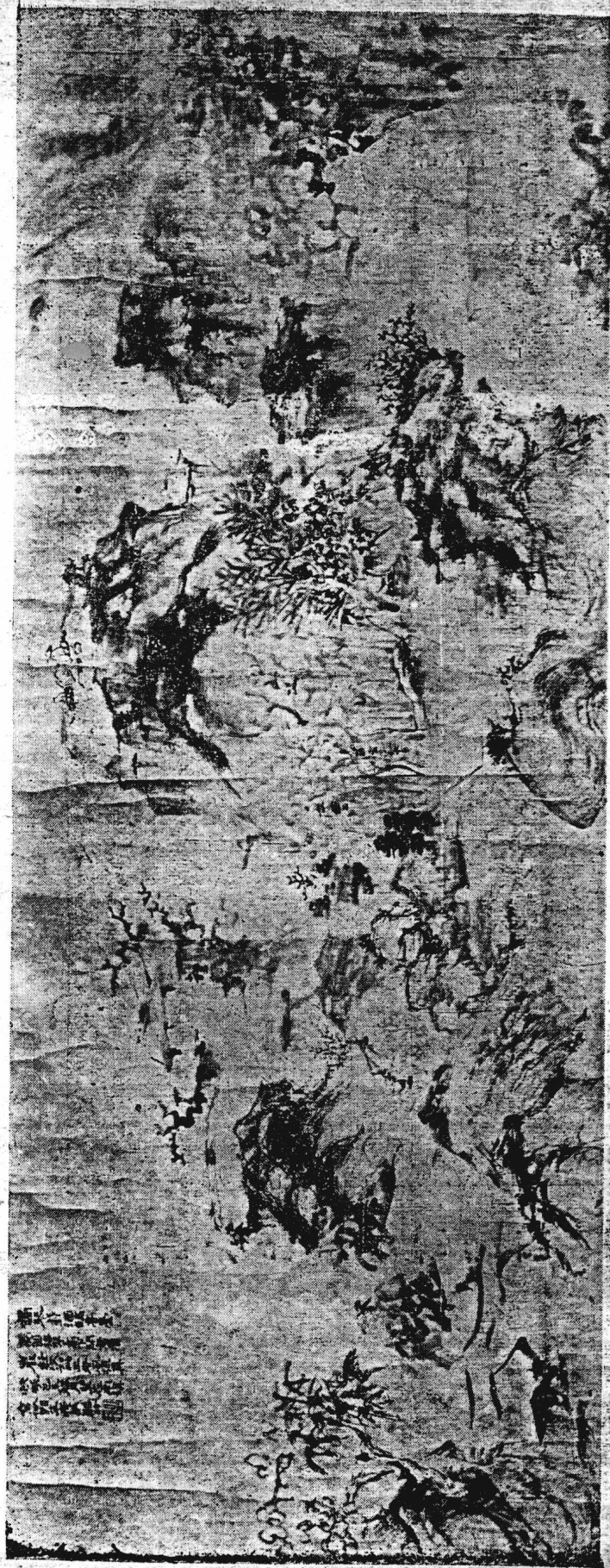
庚寅秋七月偶書於學齋南窗

莫人莫典侍體

駿惕安先生藏

鄭子尹先生畫幅

唐茂宏先生藏



莫子偲先生篆聯

濟川一兄孫鑒

倚天鵬翼
濟世龍圖

游水高山
西自南知

邵嘉棠友芝

何翰伯先生畫鳳

正志清先生藏

此鳳二十月之冠額王蕭沈丹山王
 消息年負胡表美尺江松松表表可
 心隨日月夜那心偶於駐夕仙人法第之
 序已試涕我之襟襟微月四那姑相對
 有亭者年幸訪以管但煙海能陽侯
 開几朵作靜亦口勝九十肯信如丹青
 移後子安采日寫法書宮好見遠
 壬子冬十月蔭朝作畫并記



志清先生見此鳳多指其有...
 有至...
 壬子冬十月蔭朝作畫并記



調歌頭 他華元以初法事詩文業見贈

甘州 寄仲慶南京

陳影 曉運以近作疏影兄秋懷暗結惘惘難
持依原調和成一章聊擬一時興感耳

霜葉飛 丙子九日飲水明樓和夢窗原韻依字
循聲期不悖古人意竊詞源非吾所計

館務撮要

- 一 貴州文獻徵輯館成立
- 二 擬定採訪條例
- 三 籌辦四徵
- 四 副館長王蔬農病故專任編審楊覃生繼任副館長
- 五 印行黔南叢書
- 六 編審兼採訪聶承軒彭明之先後因病逝世本館加聘
- 七 購置板片
- 八 鈔訪各書
- 九 函請撥款購買黔詩紀畧前編板片補刻並重印貴州

貴州文獻季刊 創刊號 目次

貴州文獻季刊 創刊號 目錄

貴州史地叢考

周桐野評傳

十 發行文獻季刊

十一 參加公祭鄭徵君墓

十二 編纂貴州名勝古跡概說

十三 黔賢傳畧初稿編成

十四 修文謁王文成公祠訪尋遺迹

編者後記

記
新
九
日

西元前二千年。巴比崙亡於喀西。西元前三百餘年。埃及亡於亞歷山大。遐哉遼乎。非有楔形文字之留貽。世寧知有巴比崙者。非有埃及歷之制作。字母之發明。世寧知有埃及者。推而至於希臘之美術。羅馬之法律。印度之教義。此諸族者。雖不幸而國亡。而以文獻之僅存。猶赫然各占世界史開篇之一頁。蓋文獻者。一國家民族精神之所共寄。有之則雖亡而若存。無之則雖存而如毀也。惟吾中國自羲農皇帝。開物成務。繩繩繼繼。以迄於今。獨立大地之上。其文獻之偉大而綿長。當爲世界首屈。顧孔子欲觀夏殷禮。而病杞宋之不足徵。尚書獨載堯以來。司馬氏亦有黃帝難言之歎。蓋吾族保存文獻之力。實遠遜白哲人種。而晚近承學之士。姝姝守一二西士之說。妄肆疑古。因實物左證之偶闕。至舉堯典歷象之文。舜禹平成之業。吾族數千年文化上之成績。一切加以否認。識者於此。誠不勝其禮先亡之痛。蓋非學人多數之戮力。他日得有相當之收穫。未足張先哲之目。而執時流之口。此真吾國今日學術界一大事也。顧持此以觀吾黔之文獻。則尤令人矍然驚爽然失矣。黔辟南服。於華族文化最後。又自齊梁以降。中原政綱解紐。致復反於原始時代之狀態。落落千百年間。談黔故者。有同鑿空。或等鉏荒。其事至難。夫惟其難而愈不容於已也。以言政治。黔中犍爲牂牁之建置。遠在秦漢以前。何以反冠裳於椎髻。中經六代唐宋元至明。而始復歸於郡縣之治。以言學術。道真顯學。首出南中。盛

覽賦心。亦稱西漢。何以流風餘韻。蕩焉無存。卒無變於榛狉之俗。以言種族。則苗獠盧鹿。卑老仲家諸族。其由來演變。分合播布。皆必有彰顯特殊之史實。何以大荒而人亦廢。下則爲溪蠻之叢笑。上亦不過益邵之談資。日論膚說。尠有翔實之紀載。若夫明清二代。世有達人。文物聲名。駸駸有並驅中原之勢。徒以交通爲梗之大。兵燹爲旤之烈。文獻之可考於今者。千百不得什一。此吾輩黔人所當認爲盛恥發憤以求雪也。可澄承乏省志有年。不自揣量。輒與同志諸友。稍稍有所致力。今志事告竣。省府倡導學術。復有文獻徵輯館之設。夫徵輯焉。而囿於同人只尺之聞見。其量數當至微。又徵輯矣。而徒等於古物之度閣。不公於鄉人。無以得海內通人之謚正。其爲益猶僅也。本刊之行。冀以彋彋者爲椎輪。爲濫觴。庶幾引而益出。孳乳浸多。蔚爲黔乘之光。抑進而得爲溶發民族文化之一源泉焉。人靡檜下之譏。士有信美之愛。是固同人豚蹄篝車之祝乎。凡百君子。邦人諸友。幸而教之。

自來著述專家。有兩大部分焉。曰考據。曰詞章。莫不以經史子集爲根柢。其他應用之文。類別門分。不遑縷舉。而要皆原於多讀多記。始覺粲然可觀。斷未有不求資於載籍。而可以云著述者。自學制變更。典章散失。於是四部之書。束之高閣。不復研究。以立文字之根基。風會所趨。日形淺陋。伏獵弄麀之笑柄。層出不窮。究其原因。孰階之厲乎。夫謂中國以農立國。尙非四方疆域漸推漸廣之重因。謂中國以文立國。乃真教澤涵濡。同化力最強之明證也。今農業既頽廢不振。而文教亦衰弱堪憐。昔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聞之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殖將落。原氏其亡乎。嗚呼。閔氏此言。可謂切中當今之錮疾矣。有心之士。怒焉憂之。近來風氣稍轉。多知注意國學。關於舊文學之紀載。風起雲湧。美不甚收。而政府亦飭各省推廣文獻研究之途徑。誠世運之一大轉機也。吾黔僻處邊方。開化較他省爲晚。然而土曠人稀。流寓日衆。或以官。或以募。或以商。或以農工。紛至沓來。會萃五方之版籍。以成一省。而土著民族。積久同化。其尙未同化者。不過十分之一二。亦變其獷悍之性。以馴伏於統治之中。加以山川清秀。地土溫和。磅礴鬱積。必有發紆。故明清兩代。各項特出人才。皆有其表表者。而清代中葉以後。尤人文鼎盛。輝映史冊。凡有歷史眼光者。皆可考而知。愚於光緒中。寓居北方二十餘年。每閱科

舉文詞。其雅健雄深。昌明博大。除江浙外。皆無以過之。雖時尙帖括。不足以代表一切學問。而文化之盛。實遠出於北方之上。於此可畧見一斑。此非愚一人之私見。而凡有目者所共覩也。然而黔之所以動遭屈抑。不居重要位置者。亦有由焉。良以萬山叢雜。舟車罕至。故交通阻隔。風俗樸陋。名人之至黔者。既不易。而黔人之外出者。亦甚感困難。雖優越之士。無論何時何地。乘山川之靈氣。多有特殊抱負。然而書籍之補助。官府之提攜。師友之淵源。父兄之授受。遠不如他省之一切便利。取之左右逢其源。故雖有著述。既無力以村之剗剗。又無人以播諸宣傳。鉅製鴻編。隨雲煙以俱散者。不知凡幾。良可慨矣。近歲交通大行。長途汽車四達。川滇湘桂。昔之必費旬月程者。今則三數日可達焉。而鐵道亦正議開工。不難計日奏效。是則吾黔之在西南。實居中心之點。復興民族。重有賴焉。往者各大都會。搜集著述。以公同好。惟黔省多付缺如。非無可探。以探風者之不易及也。間有一二流傳。較他處尤爲生色。物以罕而見珍。故搜集專家。皆特注目焉。愚以不才。承乏此間文獻徵輯館。與同事諸君晨夕商榷。亟思有所表現。以爲邦家之光。故特創斯刊。一則以副省府提唱之盛舉。一則以慰社會期望之切心。一則以存邊省著述之崖畧。惟是資糧未充。耳目有限。微茫墜緒。遺漏孔多。尙望大雅宏達。能諒我輩因地制宜之苦心。勿譏其固陋而匡所不逮。則厚幸矣。

撰著

紫先



牂牁江考正

任可澄

史漢皆言楚威王使莊蹻將兵循江。上畧巴蜀黔中以西。至滇池。因留王滇。後歷秦至漢。建元中。唐蒙食蜀枸醬。詢知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復至長安問蜀賈曰。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乃從巴徼關入。見夜郎侯多同。約爲置吏。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是史漢不載夜郎國之始。華陽國志乃云。楚威遣莊蹻泝沅出且蘭。以伐夜郎。且蘭既克。夜郎又降。無路反蜀。留王滇。又以牂牁繫船。因名且蘭爲牂牁國。史漢皆言循江。而常志言泝沅。史漢言畧巴蜀黔中以西至漢。常志言出且蘭以伐夜郎。常志言改且蘭爲牂牁。史漢亦無其事。說既歧誤。考牂牁古國。見於管子小匡篇。在蹻前四百餘年。又既云改且蘭爲牂牁矣。而史漢元狩元年。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征南越。且蘭反。入校尉還誅頭蘭。乃平南夷爲牂牁郡。何此時尙有且蘭也。則常志之說。不足据也。

又常志始言夜郎降於莊蹻。後言漢興竹王興於遯水。是竹王前已有夜郎。豈竹王者。不過夜郎國中後起之酋帥。所謂牂牁諸種侯王之一耳。（莫與僊牂牁考大竹未出竹王未生尙無夜郎國說亦誤）武帝時唐蒙通道。已聽命置吏。後乃斬竹王。置牂牁郡。又以夷漢阻怨。求爲立後。乃表封其三子列侯。而成帝河平中。夜郎

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愈相攻。牂牁太守陳立討斬興。是竹王誅後。夜郎王仍在也。卽云牂牁置郡。而竹王仍受漢封。亦只稱列侯。不得言夜郎王。且竹王誅滅於成帝時。而夜郎王之誅滅。則在成帝時。竹王與夜郎王。必非一人審矣。（安順府志牂牁爲夜郎有四之說。亦求其故。不得從而爲之辭耳。）

范書言西南夷。原本常志。乃始以夜郎託始於竹王。首言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剖視得男。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迎降。賜其王印綬。後乃殺之。然其後又有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桵船於岸。而步戰。旣滅夜郎云云。莊豪卽莊蹻。（張澍云。豪蹻古字通。雲南志謂豪爲蹻裔。無據之說。）豪前旣有夜郎。是夜郎立國。不始於漢興。而莊蹻已滅夜郎。又安得以夜郎託始於竹王也。常志亦不言竹王自立爲夜郎侯。而夜郎王興。成帝時始誅滅。已如前說。與竹王絕非一人。蓋常志不過雜采衆說。范書乃以之牽合史傳。而不自知其說之矛盾。顧緣此誤。而牂牁江究爲今何水。乃啓後來無限糾紛矣。

自來論牂牁江者。約有數說。

以烏江爲牂牁江者。田雯黔書云。且蘭卽今遵義。夜郎卽今桐梓。則牂牁江卽烏江。自遵過湄潭至印江入思南城西之巴江水。其地有牂牁城舊地。漢牂牁守陳立據思印。詔夜郎王將兵破之。牂牁舊治旣在思南。則牂牁江宜在思南。而其桵船之處。不在巴江。亦必在印江。張澍續黔書云。班史以牂牁爲楚莊豪伐夜郎桵船處。（按班無莊豪伐夜郎之文。蓋范書之訛。）漢初卽於是地置牂牁郡。特以地居荒服。桑欽酈道元輩。未嘗一問津。宜其於江流原委。畧而不詳。後人或以七星關水當之。或以盤江當之。或以定番之濛潭當之。夫七星關之水。固東出烏江。下注可渡河矣。可渡發源金沙江至四川之敘州。與岷江合入於東海。非若盤江之從粵入